

老兵憶往

李益羣著



1112
0424
146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印行



5751

老兵憶往

李益群 著

發行人 韋德懋

出版者 華欣大元事業中心

臺北市寧波西街86號四樓

電話：三九一二〇九五

郵撥儲金帳號一八二一五號

發行組：臺北市寧波西街86號三樓

電話：三九四二〇七・三九四六八五

印刷者：榮民印刷廠

電話：三〇三八四三三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出版

定價：新台幣：八五元
美金：三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營業字第一〇八〇號

序

韋德懋

「老兵憶往」是作者李益群先生大半生參加國民革命的翔實紀錄；自幼年私塾啓蒙一直寫到在台灣屆齡退休。文情並茂，讀來令人感動。

這類自傳體式的作品，本不好寫；原因是很難寫得真實感人。但是益群先生筆下的「老兵憶往」，却幾乎是秉持「無事不可對人言」的態度，把他大半生中的成功與失敗，一點一滴毫不隱諱的一一道來，使我們從而能夠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與借鏡。而由此也可以看出：益群先生是一位忠誠的革命夥伴，也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廣東省雖屬我國南方，但廣東省人却具有北方人熱血沸騰的率真性格。我們從益群先生的身上，對此可獲得充分的證明。

這是一部極值得閱讀的好書。正像作者在本書行將結束時所說：「如果說生命是一齣戲，我也扮演了忠於自己，和忠於國家的各種角色。如果說生命是火種，我則希望能夠照亮自己，也能夠照亮別人。如果說生命是流水，那就讓它向前奔流；通過重重的阻礙，奔向寬闊的江河，流向浩瀚的大海。」由於益群先生有此認識，

一、綠蔭深處是故鄉

山廣京與寧城出北門北行，都是丘陵平原。沿途綠野蒼茫，田疇錯雜，村落連綿，人煙稠密。遠遠眺望，各村落林園佈植的茂林修竹，景象萬千！沒有車馬喧囂，更無飛機呼嘯！只見小鳥自由飛翔，起落在枝頭上歌唱；微風吹送來陣陣撲鼻的百花清香。鄉村寧靜的情趣，令人難忘！

經佛子嶺、洋鏡段、雙巒嶺、再沿着蜿蜒曲折的玉帶小溪圳向前走，圳路盡頭，豁然開朗；一片寬廣的平地，有綠油油的稻田，和許多果樹；還有一個四面被叢密蒼翠的樹林所圍繞，外面不易看到全貌的村落，俗名「潮臂塘」。

這個村落依丘陵高地而築，一連有五座房屋，每座房屋住有十多戶，或數十戶人家不等。其中一個最老而又最大的房屋，是全村居民的老居，相傳村民是元英宗時，由福建上杭輾轉遷移而來。全村聚族而居，而都是姓李，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這個村落的房屋建築，結構都是同一型式，所不同的是大小差別而已。每座房屋有三個大門，中間的最大，兩邊的較小。我家的老屋，大門上還懸掛着珠紅色的「進士第」橫匾一塊，說明李家的先世，有過光輝的日子。由大門進去，縱深是兩個大廳，和兩個天井。中廳爲族人聚會及紅、白喜慶和喪弔設宴之用，上廳則設有

神龕安放祖宗牌位，爲族人敬拜的處所。每一大廳左右都有一列房屋，每列都有通巷，以爲聯絡全屋的走道。兩個側門則建有許多房間，與拱門連結，這種型式的房屋，叫做「圍龍屋」。上廳至圍龍屋之間，有寬廣的空地爲大院；使圍龍屋的每個房間，空氣流通，光線充足，兼可晒衣納涼，這些房屋建築的材料，老的多半是泥土磚，後造的多半是三合土，都很堅固耐久。

每座房屋前面都有一廣場，爲全村聯絡通路，逢年過節舞龍、舞獅等各種活動，及日常兒童遊戲等，都在這裏。廣場前面各有一口小池塘，爲儲水洗濯及養魚之用；鵝鴨戲波，榆柳垂蔭。池塘前面有一片平地，爲村人種植蔬菜的園圃。此外還有一口大池塘，周圍約有數百公尺，爲全村居民灌溉農田，和養魚的「水源地」。幼年，我臨池垂釣，如獲得幾尾活魚，回家烹煮，味道新鮮可口，感覺中至今還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魚。

全村房屋都是依丘陵地形而建，屋後高地，種植的全是桃樹和李樹；每逢春節來臨，一眼望去，遍山遍野都是紅白相間的花海，真如世外桃源！

我的故鄉，如果由現代園林設計家來整理；把房屋前面廣場走道，開闢一沿村公路；村莊前面一片空地，設計佈建成一個花園；大小池塘除儲水、養魚、灌溉外，還可作爲游泳、划船、和小型水力發電等用。這不是現代化的風景優美的社區嗎？我特別懷念那口大池塘，每逢夏天，我與玩伴們每天至少在那裏游泳三、四

次，儘情玩些捉迷藏及其他遊戲；兒時歡樂，至今回憶仍有無限的甜蜜。

我家住的是全村最老、最大的房屋。每逢農曆年節，村裏各戶都要挑着雞肉、水果、酒等，到這老屋來敬拜祖先。一個跟一個排成長龍，先敬土地伯公，然後全村父老齊集中堂大廳，互相抱拳作揖恭賀新禧。那時各戶的雞肉、水果、酒等，都用大盤盛着供在上堂大廳，向祖宗牌位前焚香祝禱！族人在這聚會中，還品評誰家的鷄最大、最肥呢！

我的父親是李家的族長，每年全族敬拜祖先的各種事務，全由他老人家安排。敬拜祖先時，照例要讀祭文，因此，每年讀祭文、寫對聯這些工作，父親都交待我去做；還有別鄉前來本村舞龍、舞獅的迎送與贈送紅包等也是我份內的事。所以每逢年節，別的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各處玩耍，但我多半是守在老家裏，聽候父親的使喚。

在年初一那天早晨，全村父老、兄弟、姐妹們，都要到老屋來敬拜祖先；彼此見面時，都要互相問好，並說些吉利話。這些禮儀，正是我國傳統的倫理和親愛的現實教育，意義至爲深長。

老家淪入共匪魔掌已三十多年，每逢春節來臨，桃花、李花盛開的時候，對家鄉美好溫馨的一切情景，格外想念；如今我年已古稀，但願這殘軀能隨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返故國，那就是我最大的期望了。

二、溫馨最憶是童年

我八歲入私塾啓蒙，後來改稱爲道遠國民小學。啓蒙老師是李竹如先生，李老師教學嚴格，不苟言笑，學生都敬畏他。最初我讀的是三字經，以後漸漸的增加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和幼學瓊林等書。那時塾師對初入學的學童，多半只教字音，不講解意義；但所教過的書，每天要從頭到尾背得滾瓜爛熟，有時要背五、六本之多。記得所讀書本中，有一本幼學瓊林都是文言四六句，字義雖深，但讀來容易，背誦起來也感興趣，我很喜歡這本書。隨後改讀國民小學採用的課本，課文都是些描述現實事物的白話文短句，而且附有彩色的插圖：在一個讀慣了文言文古書，字義不明深感乏味的孩子來說，忽然讀了這些一上口就能了解意思的白話文新書，好像有一種先苦後甜的感受，與拿慣了鐵棒，再換拿竹杆一樣；非常輕鬆新鮮而有趣。

我從小就能自動自發勤奮用功，不需父母管教。每天都在天未發亮前，與家人同時起床。吃過早餐後上學，要背誦的書，前一晚上已準備好，都能純熟的背出，從來沒有被老師打過手心。

我兄弟六人，我排行第三，大哥學冶金手藝，二哥在城裏讀書，同時幫父親做事。十二歲時我考取興寧道德高小；剛進入城裏讀書，二哥却離開父親，隨着娘舅

到三水做生意去了。我與父親同住；一面讀書，一面要幫父親做三餐菜飯。後來我能夠做幾樣可口的菜，都是那時學會的。每逢寒暑假回家，也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樣隨意遊玩，而要幫母親做些田裏的事，如汲水灌田，除草等等工作。

回憶童年最快樂的時候，還是八歲未讀書以前——在那段時期，每逢春節過了初二，最遲是初四，一定要到外祖母家去玩。外祖母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在衆多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獲得外祖母寵愛的人兒。外祖母住的房子，距離我家不過二華里，裏面住的人比我家住的還要多，房子也比我家的要大。因此，在那裏與我同年，或不相上下的小朋友很多，大夥玩來興趣無窮；有時甚至樂而忘食，還要舅母們到處去尋找回來吃飯。每天除三餐以外，外祖母還吩咐舅母們多做些點心給我吃。至於糖果、水果等應有盡有不在話下。

我住在外祖母家時，是跟外祖母同床睡覺，外祖母枕頭下面經常放着很多錢，可以隨便拿用，從不計較。後來我在城裏讀書，外祖母經常到城裏來賣米，她賣米過後，就到學校來看我，總是帶着很多雞蛋給我，並送錢給我用。

我有三位舅父經常在外經營生意，除年節外，很少在家，家務由我外祖母主持。外祖母家比我家喻戶曉得多，平常除開支外，還有剩餘的。

回憶童年受外祖母寵愛的情景，有如一幅美麗的圖畫，懸掛腦際，永難磨滅，所不幸的，是我正在軍中服務時，外祖母因上樓跌倒而逝世；我因身驅軍旅，當時

已未能回家奔喪，此外又無機會回家祭奠，未能盡孝道於萬一；誠爲終身最遺憾的事，每一念及，輒感難安。

三、萬里長空初展翅

我在道德高小畢業後，即與同班同學數人考入私立興民舊制中學。我和父親住在北門外石光街，仍是走讀，早晚還要替父親做飯，中午一餐多半是隨便吃些冷飯和剩菜。每逢有客人來時，加菜，或上館子，父親要我陪客，或一同上館子吃，總是婉言辭謝，隨便吃吃就去上學了。在學校裏各門功課中，我對英文最感興趣，國文次之，數學較差；但我勤苦用功，在學成績，仍然是名列前茅的。

記得，在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的下午，平常寧靜的興寧城，忽然城內外的商店通通打烊，老百姓紛紛向鄉下四處逃亡。不久，在城外隱隱約約聽到零落的槍聲，四個城門也關閉了。我們父子倆在這種情況下，匆忙由小路迂迴繞過一片甘蔗田趕回家鄉。途中，遇見手臂纏着藍、白、紅三色布條，持槍實彈的許多軍人，銜枚疾走，向着興寧城接近。我們當時很害怕，因爲那時如果遇着軍人，不是被捉去當兵，就是立去當挑夫，可是我們這次遇着的軍人，不特沒有爲難我們，反而安慰我們不要害怕，讓我們好好通過危險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早晨已聽不到槍砲的聲音，鄉下的老百姓紛紛到城裏看熱鬧和打聽消

息。後來才知道昨晚來攻打興寧的軍隊，是由五華方面來的革命軍，原駐在城內的軍閥林虎的部隊，經革命軍一夜的攻擊，林即棄城潰逃，革命軍擄獲人槍甚多。革命軍進城以後，佈告安民，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許多老百姓手持着小紅旗夾道歡迎，並向他們問長問短；還有就是這些軍人不足見巴巴的老粗，而都是和藹可親的智識青年。後來，聽說這批革命軍，是由蔣介石將軍率領，以黃埔軍官學校的第一期學生爲骨幹組成的第一、二教導團，二三期在校的入伍生。經過這次戰火的洗禮和遭遇，腦海中激起了革命思潮，心中隱藏熊熊的革命熱火；我認爲要挽救中國的危亡，非消滅盤據各省的軍閥不可；要消滅軍閥統一中國，就非建立革命武力無以爲功，從此，我便立志要做一個革命軍人，參與救國救民的工作。

那年暑期，我在興民中學畢業，父親爲了家計，原想要我在家鄉謀一小學教師之職，以彌補家用；但我因受革命思潮鼓舞，決心投筆從戎參加革命行列。

那時，革命軍已掃蕩了軍閥林虎、楊帝閔、劉鎮寰、陳炯明等的殘餘勢力，而回師廣州。恰好我有一位遠房叔叔李文瀾，在日本學醫時結識了一位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砲科的興寧同鄉陳隱冀先生，陳先生回國後即參加革命，任黨軍第一師司令部的中校副官長。當時的師長爲何應欽將軍，政治部主任爲周恩來，司令部駐紮廣州造幣廠。承叔叔的介紹，赴廣州去找陳君，援引參加革命工作。我籌措了少數的盤川，在親友熱烈的送行中，由興寧乘小木船，經水口順流而下，航行三天三夜才抵

潮州。再由潮州乘火車至汕頭乘輪船至廣州。初次出遠門，我對所接觸的一切事物都感覺新鮮而有趣，像乘火車，搭乘輪船都還破天荒第一次。獨自站在船頭上，展望着碧綠無垠的海水，洶湧的波濤，鐵輪乘風破浪的前進，無數的海鷗，在蔚藍天空中自由飛翔，感受海的遼闊，我的襟懷開朗了。由於海輪沿着海岸前行，簸動並不厲害，沒有暈眩感覺，很平穩的抵達廣州。到廣州見到這位陳先生，很快的把我安排在第一師司令部副官處，任差遣之職，從此參加了革命的行列。我的頂頭上司是劉保定上尉；劉上尉係黃埔一期生，湖南人，說的話土音很重，擔任司令部同人的補給供應，那時的職務是庶務副官。我最傷腦筋的；就是聽不懂這位長官的話。

四、初出茅廬處處難

革命軍雖然肅清了粵省境內的軍閥，但廣州附近仍然潛伏着打着革命旗幟的革命份子和軍隊；如魏邦平、張國楨、梁鴻楷、胡毅生、林直勉等。爲了使國民政府的基礎益形鞏固，不得不舉行第二次東征。

記得第二次東征時，第一師司令部由廣州出發，當時司令部還聘有以布赫爾加命將軍爲首的俄國顧問七八人同行。師司令部抵博羅時，劉保定上尉吩咐我到廣州市去採購供應俄顧問食用的三砲台香煙，白蘭地酒、鷹牌罐頭牛奶等。我奉命後，即乘小汽輪至石灘，再改乘火車至廣州。由於人地生疏，購物不懂行情，只好請認

識的老鄉幫忙，才買好這批食物。當我把這批東西運抵博羅時，師司令部隨着戰事的推展，已前進到惠州去了，待我趕到惠州時，師司令部又推向平山淡水。我當時預留的運費，只準備到博羅，省着用最多也只能到惠州；等趕到惠州時，不但運費已全部用光，而且因趕路關係，我的兩腳起了很多的水泡，急需休息。而這時師司令部進展神速，不知道甚麼地方才追得上，所以心裏非常焦急，幸好政治部還有一部份人沒有走，包括政治部周恩來主任在內。不得已，我便硬着頭皮寫了一個報告給周主任，說明奉命採辦這批食物的經過，以及目前缺乏運費的情形。周主任當即批給了佚役費十五塊大洋。我領到佚費後，不顧腳痛，即僱民佚挑運，加緊趕路。幸喜，師司令部追擊敵人，抵達河婆時，奉命休息整補，得以及時趕上。那時平山、淡水一帶，沿途常有土匪出沒，我雖然幸運沒有遇上土匪，但所僱用的挑佚們，却存心欺負我這年輕的小伙子；把採辦的東西偷去不少。到了河婆時，才發現少了很多。而運費却超過了預算。劉上尉對我這次任務的結果，很不滿意；幸有老鄉長陳中校的關照，這筆爛賬也就姑准報銷了。憶及這段初出茅廬的遭遇，至今尚有不寒而慄之感！

革命軍肅清了廣東東江一帶的叛逆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全境已告統一，革命基礎益形鞏固。今後革命軍爲了完成統一全國的使命，必須實行北伐，增編訓練更多的革命軍隊，培養更多的革命幹部是當務之急。因此，第一師不久便擴編爲國

民革命第一軍，軍長由何應欽師長升充，政治部主任由師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升任。同時爲了培植更多的革命幹部，特在潮州成立黃埔軍校四期分校，招考廣東東江一帶的青年學生，和部隊裏面抽調下來的青年下級軍官，加強軍事和政治的訓練，以擔負未來的艱鉅任務。

我的長官陳隱冀中校，調升爲分校入伍生總隊上校副總隊長，總隊長爲李卓元少將。爲了獻身革命，完成救國救民的志願，我決心要求軍校深造。由於我的報國熱忱，獲得長官的推許，順利的被錄取爲軍校學生。從此，我的一生，便和軍隊結合在一起，爲國家流血流汗，創下我多彩多姿的人生。

五、投身軍校大洪爐

軍校在潮州之設置分校，實爲革命情勢發展的需要；故其教育方針，就是要在最短期間內，造就許多術德兼修、允文允武的革命幹部。

從觀念上與制度上着眼，篤實踐履，按步推進，使學生明瞭當時革命形勢與需要，體認革命責任之艱鉅與革命之神聖，奉行三民主義，培養智、仁、勇之精神，確立革命人生觀，堅定成仁取義之決心，鍛鍊堅強體魄，研究革命戰術，熟練戰鬥技能，以建立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軍，承擔救國救民之神聖使命。

軍校教育的內容；主要分爲軍事教育、政治教育、和精神教育三項，此外還有

許多補助教育。

軍事教育；分爲學科教育與術科教育兩種。術科教練，凡學生在入伍初期，即開始實施制式教練。從各個教練開始，依次實施伍、班、排、連教練。制式教練的目的，旨在鍛鍊軍人堅強的體魄，吃苦耐勞的習慣，堅定不移的信念，所謂撼山易，撼革命軍難的氣概！又從平日生活言行上，培養成軍人胆大心細，和絕對服從的德性。至於戰鬥教練，也由各個伍、班、排、連依次反複實施。其目的在發揮武器與戰鬥技能結合的最高效能。戰鬥時能適應當時情況，指揮運用自如；發揮以少勝多，以寡擊衆的革命戰法，以獲取殺敵致勝的成果。此外，實施陣中勤務，行軍、宿營、警戒、偵察、傳達聯絡等陣中勤務的演練；由淺而深，由簡而繁，循序漸進，務求合於將來實戰的要求，以適應戰時各種狀況。

學科教育；在入伍時期，就授以步兵操典、陣中勤務、射擊教範、陸軍禮節、軍隊內務、軍隊符號軍語等課程。學生教育時期，則授以戰術、兵器、軍制、交通、築城、地形、衛生學等教程。

爲了加深學生戰場經驗，學生在學校時，即加入革命軍戰鬥序列參加作戰，或擔任警戒勤務。如此使學生獲取實戰經驗，瞭解戰鬥各種情況，使教程學理與實際戰鬥經驗結合。

政治教育；其目的不僅使學生具有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衝鋒陷陣，殺敵致勝

之智能與決心，尤要接受三民主義與革命精神之陶冶，來武裝革命思想，振作革命精神。並使軍人瞭解國內外的情勢，與完成國民革命的神聖使命；同時使其瞭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意義；進一步以政治的宣傳，瓦解敵人的士氣，加速敵人崩潰。使軍隊成為有主義、有思想、有紀律、有組織、愛國家、愛百姓、不貪財、不怕死之革命軍。

政治課程，分別講授黨義、黨史、世界革命史、政治學、經濟學等課程；此外還有政治講話分析當時革命情勢之發展等。有關政治課程講授之進行，則擬訂教程重點，以政治學為主，而以測驗、討論、講演、宣傳、實習、寫作競賽等為輔。

精神教育；為軍校特別重視之課程。軍校注重精神教育，是遵循 國父之指示所獨創的。一切無成規可循，所用教材完全遵照 國父「軍人精神教育」一書，而以 國父對黃埔軍校開學訓詞，及其他有關提振革命精神之訓示，為主要教材。

六、三操五講不怕苦

國父認為事業的成功，精神實居其九，物質僅居其一，本校校長 蔣中正先生為實踐 國父軍人精神之宏旨，乃進行有系統的精神講話，以補政治課程之不足，並以校長手編「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作為練兵帶兵用兵之精神教育典範。此外以戴主任季陶先生手着之「孫文主義哲學基礎」，及「中國國民黨與國民革命」二書，作

爲精神教育之補助教材。後來蔣校長對軍校師生士兵之精神教育講稿，曾經手輯全部講詞，編成軍人精神教育一書，印發全校師生閱讀，亦爲精神主要課程之一種。精神教育課程由學校配列，請學校最高長官，或遴選教官主講。此外軍校學生隊，入伍生連，均有計劃的排定早晚點名時間，作適當簡短之精神講話，講求有關革命思想之誘導，品德修養之啓發，以及紀律、內務、禮節、生活行爲之訓導，藉使精神教育、政治教育、與軍事教育相輔相成，兼程併進，發揮其綜合教育的最高效能。

當時軍校的學生，都是滿懷熱血的青年。他們投身軍校，接受革命洪爐鍛鍊，和三民主義的思想洗禮後，每個人的思想、生活行爲，和生死觀念等，都有深刻的體會，一心一意只爲國家犧牲奮鬥。

我接受軍校訓練後，不特是生活上一大改變，而對整個人生旅程，也確定了正確的目標。我原是一個瘦弱與文質彬彬的學生，將要轉爲雄赳赳、氣昂昂，智勇雙全的革命軍人。在學校裏，每天要三操、五講實在吃了不少苦頭，軍人生活要求嚴格，走路要抬頭挺胸，內務要整齊清潔，不管是天寒或酷暑，颶風或下雨，每天都要早起床，在有限的時間內，要把所蓋的軍毯，摺疊得整整齊齊，方方正正，四角都要有稜有線，表面要用手或工具壓得平整，如同經過人工磨平的石塊一般。同時在這十分鐘內還要穿衣洗臉和大小便等；如果動作稍爲遲緩，不能在點名號音落下前去站隊，那就要受到處分，如跑步、罰站等。在入伍初時，我真是手忙腳亂，爲

了免受處分，只有偷偷早點起來，事先完成各種準備，以後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至於吃的方面，我覺得也很苦；有一天早晨，我們吃的是稀飯和饅頭，記得有一樣佐餐的菜是涼拌豆腐，這種既沒有油，也沒有配料的菜，是過去從來沒有吃過的，我在水滸傳裏，看過描寫英雄人物吃饅頭有趣的故事，但我從未看過和吃過真正的饅頭，根本不知饅頭的形狀和味道。因為當時學校裏的伙食不很好，營養也不夠，同學們不管上課出操，都是穿着草鞋，以致許多人患了腳氣病，兩隻腳腫的如穿大靴，我也不例外的患了這種病。此外當時廚房衛生設備也差，蒼蠅、蚊子滿天飛，又沒有紗窗、紗門和殺虫藥等。因此，在軍校時曾感染嚴重的痢疾，住在醫院治療達數星期之久才痊癒。來台的同學溫震天君，我們曾住在同一寢室上下舖，而我倆也同時感染痢疾，而一起住院治療，可說是患難與共，同病相憐的同學。

在軍校受訓時，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尚未改變；那時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兼任，因此，政治教官好多是共產黨員，如惲代英、彭湃等。同學中也有很多共產黨徒。國共兩黨那時在軍校是公開活動的，學生分爲兩派；一派爲三民主義學會，屬中國國民黨；一派爲青年軍人聯合會，屬共產黨的。兩派在校中明爭暗鬥非常激烈，甚至動武打架鬧事！自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蔣校長察覺共產黨徒李之龍圖以中山艦事變，劫持他出國的陰謀後，即將李之龍逮捕，解除共產黨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并將在軍中擔任黨代表的多數共產黨分子同時逮捕，以及派兵包圍